

· 中国宗教艺术丛书 ·

淨土古剎玄中寺

樣初題



· 宋沙 荫 简声 援 ·

淨土古刹玄中寺

樣初題

四



内 容 提 要

玄中寺，是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它不仅教史悠久，建筑、环境优美，而且从1942年以来，就成为联结中日两国人民情谊的纽带，留下许多友好佳话。本书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笔墨，对玄中寺作了历史地、全面地介绍。是一本弘扬中日友好的教材，生动的旅游读物，也是建国后第一部系统地介绍佛教净土宗历史的读物。

责任编辑：常士功

贺大龙



净 土 古 刹 玄 中 寺

宋沙荫 简声援

*

中 国 展 望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山西迎春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5.375印张 2页插

132千字 1985年10月 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1—13,500册

统一书号11271·017 定价：1.80元

（精）3.40元

中日友好

世代常新

玄中寺

以達
四月

甲午



目 录

几句开场的话·····	(1)
一、佛教的传入与中国的净土宗·····	(4)
二、净土宗的传承与三大祖师·····	(12)
三、玄中寺的创建和它在净土教史上的地位·····	(31)
四、玄中寺是中、日两国净土教的祖庭·····	(42)
五、日本净土教徒与玄中寺的往来·····	(53)
六、玄中寺的历史变迁·····	(76)
七、碑碣、文献和玄中寺的大事·····	(89)
八、塔院、墓碑，曾经生活在净土古刹的佛子们·····	(107)
九、玄中寺的诗——讴歌、礼赞、友谊和抒怀·····	(117)
十、玄中寺的复兴与净土教的活跃·····	(139)
十一、今日玄中寺——佛门圣寺，游览胜地·····	(154)

几句开场的话

位于山西省交城县的石壁玄中寺，在中国的佛教史上，特别是在中国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史上，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的。这座由北魏时代净土高僧昙鸾大师所兴建的深山古刹，也是净土宗大师道绰一生弘传念佛法门的道场，更是被称为弥陀化身的善导大师归信净土的圣地。中国佛教协会林元白先生在他所著《中国净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一文中，曾经对中国净土宗的发生、发展及影响，作了许多考证和研究，他指出：玄中寺“在中国净土教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念佛的根本道场”。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不过，玄中寺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已不是仅仅由北魏至唐代国内佛教净土法门的活动、传播及影响所能估价的了；它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远及朝鲜、日本了。在日本，自法然根据玄中寺三大法师的教典、教义建立了日本佛教的净土宗后，接着亲鸾又根据这些教典、教义，加以发展，建立了净土真宗。七百多年来，日本的广大净土教徒始终把玄中寺看成他们的祖庭。特别是一九二〇年日本大法师常盘大定朝拜玄中寺以后，玄中寺在日本净土教徒中的祖庭地位就更加明确和肯定了，并且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实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使佛

教中得到保护，使也玄寺得以兴复。政府不仅助帮玄中寺对寺院、庙宇、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饬、修复和重建工作，使这座远近闻名的古刹重放光彩；更重要的是，使这座中国最早的念佛寺，在经历了律寺、禅寺、讲寺的几百年历史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念佛寺的路上来，从而使净土宗的祖庭得到了新生。

作者不是佛门弟子，也不是专门从事佛教文化研究的人。但是，在进行我们的本职工作中，却多次地接触到玄中寺的历史和有关人员，尤其是认识了山西省佛教协会的根通法师和玄中寺的明达法师，使我们知道了玄中寺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史实，知道了日本净土宗信徒渴望更多、更深入地了解玄中寺的迫切心情，这样，我们便产生了把玄中寺历史资料加以收集、整理，编写成一本供人们了解玄中寺的小册子的愿望。这个愿望居然得到了根通和明达两位法师的热情的鼓励与真诚的帮助，于是，我们便不揣冒昧，就大胆地试一试“门外佛谈”了。既然是“门外”，错误和笑话就很可能出现和发生，想来想去，只好请“门里”人当老师，因此，就请根通和明达两位法师给我们的书当顾问。承蒙二位佛子的厚意，慨然应允，真是功德无量，我们也就仗着“门里”人的帮助干起这“门外佛谈”的事了。

《净土古刹玄中寺》初稿完成后，又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鼎力关注，他不仅为这本书题了书名，还审阅了书稿，给书稿提出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改正了我们这些“门外”人对佛学的不少失误，提供了更多的可贵资料。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的王新居士，是赵朴初会长委托的审稿人。他逐字逐句审阅了书稿，提出了很多只有佛学专家才能提供的帮助。赵朴初会长在给出版社的信中说：“承交《玄中寺》文稿，我交给佛协研究部王新居士仔细看过，他提了一些意见，兹附上，请阅后转交作者参考。”同时，《法音》杂志的负责人净慧法师、宽忍法师，在百忙之中，通审全文，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所以，这

本书实际上是佛教界的学者、专家们共同关心、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写玄中寺的书，如前所述，作者其实只是做了一点资料搜集与编纂工作，目的在于向有兴趣研究或了解中国佛教净土法门和玄中寺历史变迁的人们提供一点材料和线索。假如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十分满意了。

一、佛教的传入与中国的净土宗

玄中寺既然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根本道场”，是中、日两国净土宗的祖庭，要了解玄中寺的过去和今天，就很需要知道一点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兴起与传承。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据《魏书》载，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二年。当时，传入中国的佛经只有口授的浮图经。后来才有了翻译佛经。称为北传佛教的，是以大乘为主，其主要经典属汉文系统。此外，中国还有藏族地区的藏语系佛教和傣族等地区的巴利语系佛教。

佛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传入中国之后，历经东汉、三国、两晋三百余年，到南北朝时期，终于得到了发展。以宋文帝、梁武帝为代表的南朝各代，笃信佛教，扶持佛教，广泛地传布佛教教义，兴起大批佛教寺院，佛教的发展是很快的。北朝各代虽然发生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但总的说，各代王朝仍然在资助译经，修建寺院，并开凿石窟。在此期间，一些僧人也登上了政治午台，直接参与了政事。如后赵的佛图澄、南朝的宋慧琳，就是僧侣参与政治的实例。佛经的翻译，由于汉末佛教学者由西域相继来华，也有了很快的发展，又经后秦鸠摩罗什，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到南朝陈真谛，已经基本完成各大小乘佛经的翻译和介绍。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佛教迅速发展，一时名僧辈出。道安、慧远，这些佛教大师都为发展中国佛教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僧肇的《般若论》、道生的《佛性论》，更是影响深远。同时，宣扬《涅槃经》、《成实论》、《十地经论》、《摄大乘

论》、《楞伽经》等经论的各种师说，也纷然而起。北魏后期，从皇帝到后妃、公卿，多崇尚佛教，因而佛教盛行，佛教寺院遍及各地。北魏由平城（即今大同市），迁都洛阳后的二十多年中，全国寺院发展到一万三千七百多座，魏末达到三万多座，僧侣总数达到二百多万。其规模、声势之大，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魏孝明帝时，胡太后擅权。她在洛阳建造了一座永宁寺，这座寺院仅僧房就有一千间。而且都是用珠玉锦绣装饰起来的。这座佛寺内有一座九层浮图（塔），高达十丈，上刹又高十丈，塔上的铃铎声在夜间可传到十里之外。当时，一个洛阳，寺院即达一千三百余座。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寺民居、三分且一”。北朝如此，南朝也如此。梁武帝时，奉佛教为“国教”，因而佛教大兴。仅建康（即今南京市）一城，寺院也达五百多处，僧尼有十万之众。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是经历过许多困难和斗争的，特别是同中国的儒家和道教的斗争，尤其激烈。汉武帝曾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野蛮掠夺和残酷压榨，暴露了儒家仁义道德说教的虚伪，到东汉末年，又经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儒术”的独尊地位便随之动摇。接着，在中国的土地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朝代革易，民不聊生。许多官僚地主在连年战争中死亡，一些社会名士也在朝代革易中被杀，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门阀士族又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工具，这种社会形势便成了宗教流行的良好条件。佛教化这一个漫长的时期中，既经历了同儒家、道家的斗争，也经历了相互渗透的过程。到隋、唐时代，朝廷便不再奉行“独尊一教”的政策，而改行“三教并用”的方针了，佛教也因此而步入了它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记载都证明，这一时期，佛教的寺院经济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译经的规模和水平都超过了前代，其代表人物有著名的玄奘、义净等；

佛教理论也由依附汉文译经而建立起多种体系；适应中国情况的礼义法规也基本完善，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律宗、净土宗、三论宗、唯实宗、华严宗、禅宗、密宗以及三阶教等宗派。佛教不仅进入了士大夫阶级，也深入到了民间；不仅影响到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且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了。

作为中国佛教教派之一的净土宗，不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的一个新教派，而是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在印度形成的一个教派。按净土教史，最早是印度的龙树著《十住毗婆沙经》，提出念佛法门的。后来，世亲造《往生论》，立五念法门，净土作为一宗便逐步形成。净土宗传入中国约在东汉时期。东汉高僧安世高始译《无量寿经》，支谶译《无量清静平等觉经》，把净土宗的教义引入中国。但是，它能够成为一个佛教的宗派，在中国，并在东方的日本等国发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拥有几千万信徒，却是东晋以后，历经南北朝、隋、唐各代高僧以及日本等各国大德的不断努力而造成的局面。在中国，安世高翻译的《无量寿经》，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庐山的慧远、玄中寺的昙鸾、道绰和善导诸大师，都对净土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净土宗教义的核心是净土，即念佛可以往生净土，享安养之福。所谓净土，就是大乘佛教传说中佛所居住的地方，也叫净刹、净界、净国、佛国。它与佛教所称世俗住的“秽土”、“秽国”是相对称的。据佛教的认识，净土是没有数的，这叫“佛无数；净土也无数。”比如，《法华经》讲的是“灵山净土”，《华严经》讲的是“莲华藏净土”，《大乘密严经》讲的是“密严净土”。净土宗信奉的《无量寿经》，讲的是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也称“极乐世界”，梵文是Sukhavati，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妙乐、安乐、安养、乐邦。净土宗的有关典籍认为，众生信仰阿

弥陀佛，并称念这位佛的名字，死后即可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净土宗主要信奉的对象是阿弥陀佛。这是梵文amitabha的译音。密教称他为甘露王，净土教称他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因为他能接引佛人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又称他是“接引佛”。不过，据一些佛籍的记载，这位净土宗的主佛，另外还有十三个称谓。这就是：

- 一、无量寿佛，
- 二、无量光佛，
- 三、无碍光佛，
- 四、无对光佛，
- 五、焰王光佛，
- 六、清净光佛，
- 七、喜欢光佛，
- 八、智慧光佛，
- 九、不断光佛，
- 十、难思光佛，
- 十一、无称光佛，
- 十二、无边光佛，
- 十三、超日月光佛。

弥陀佛的这些佛号当然不会是原有的，但这些佛号的出现和被承认，却表明了广大佛教界人士和信徒们对这位主佛的信仰和崇敬。

净土宗信奉的主要对象是阿弥陀佛，依据和遵循的主要经典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等三大佛经。《阿弥陀经》也叫《小无量寿经》、《小经》，是后秦时代鸠摩罗什翻译的，只有一卷。这部经称，西方阿弥陀极乐净土的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提倡只要一心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死后就可以往生极乐净土。净土宗所崇奉、弘扬的还有一部

佛典，叫《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就是平常说的《净土论》。这是古印度世亲著的一部佛典，北魏时期由菩提流支翻印成中文的，也是一卷。它依据《无量寿经》，作五言四句二十四项偈颂，并对偈颂一一作了解释，称赞阿弥陀极乐世界的庄严，劝人修持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五念门”。它是净土宗所依据的基本论书。

尽管远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净土宗已经开始在中国流传，念佛法门逐渐扩展，但当时净土思想，却是有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之分的，直到东晋时期，即公元四世纪初，仍然如此。生活在公元三一四年到三八五年的东晋高僧道安，便是一位信奉弥勒净土的人。他是一位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是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之一的“本无宗”的主要代表。但是，这位制定过“僧侣规范”，总结过汉代以来禅法与般若二系学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过很大贡献的高僧，他所信仰的弥勒净土思想，却没有多少人响应，相反，他的大弟子慧远倒提倡弥陀净土。

慧远，有的记载说他是雁门楼烦人，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雁北一带。但更多的记载却肯定他是崞县茹越村人，即今山西省原平县人。他生于东晋咸和九年，即公元三三四年。圆寂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即公元四一六年。他早年博通六经，尤善老庄。后从道安出家，东晋太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年）云游到庐山，倡导弥陀净土法门。他在庐山一住三十年，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莲社。当时，入社念佛的有一百二十三人，其中著名人物就有十八人。因为慧远住在庐山的东林寺，莲社也设在东林寺，所以这十八位念佛名人便被称为“东林十八贤”。慧远的念佛思想，主要是依念佛三昧之法见佛，以期往生。因为当时《观无量寿经》还没有传译到中国，他的思想只能根据《般舟三昧经》而已。慧远写过《念佛三昧诗集序》，其中说：“夫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诸三昧其名甚多，功高易近，念佛为先。”这是很明白

的。意思是说，要得到念佛三昧，就必须专注一心念佛而不分散，要静止想念以悟彻物。再说的明白、通俗一点，就是要求念佛的人，停止一切思维活动，只留一个念佛的念头。做到这种地步，就能大彻大悟。刘遗民的《白莲社誓文》也说到这一点。他说：“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渺茫河津。”这就是说，以佛为对象来观念，感之容易；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佛作为主要对象，那求佛往生的路就渺渺茫茫了，三昧也就不能成就了。元普度的《莲宗宝鉴》称这种三昧为“空观念佛三昧”，说慧远的修持方法是“六时行道”。后来，对这种修持方法有很具体的记载：“先于净室。安置佛像，于六时中，自对三宝，端手合掌，信礼西方，每一时目睹慈容，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千遍，礼佛四十八拜。”中国佛教协会的林元白先生认为，这是后人凭想象加以说明的，也许确是这样。不过，慧远提倡的念佛很重专注，却是可能的。我们看到过一本《净土四大师修传》，对慧远结莲社念佛的记载是这样的：

“莲社供养西方三圣像，持阿弥陀佛名，念念不断，念到一心不乱，自己的心和阿弥陀佛的心打成一片。”还说，到了这种境界，心就是净土了，性就是弥陀，阿字和无字一样，弥是满，陀是光和寿。翻过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光无量就是智慧无量，寿无量，就是没有生死；没有生死，就是了脱生死。这种念佛方法，佛教中称之为“观像念佛”或“观念念佛”。这种念佛要求念佛人的思想必须高度地、绝对地集中。不是信仰至诚的人，或者说不是同周围事物断绝一切联系而唯念佛以求往生的人，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在慧远之后，便有人对这种念佛方法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这种“观像念佛”或“观念念佛”的方法，“虽以企期西境，终是独善一身，后之学者，无所承习。”终于，“观念念佛”逐渐地被“称名念佛”的修持方法所代替了。

慧远的“观念念佛”，不仅因为“独善一身，后之学者，无

所承习”而难于流传，也因为他们传播的对象主要限于上层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不太可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在有关他的记载中，说他“广结士子”便是证明。其实，在东晋那个时代，士子在中国的人口不过是一个极少数，所谓“广”，也是没有多少人的。所以，尽管这位高僧发启成立了有名的莲社，也只得有一百多个人参加念佛，这就不会不使净土法门的传播受到影响。

真正使净土宗发扬光大，并深入到民间，发生了深远影响的，却不能不归功于称名念佛的修持方法。

称名念佛，不少佛教史籍说盛行于唐代的善导大师。林元白先生在《中国净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一文就说：“称名念佛的方法，盛倡于唐善导大师。”无疑这是正确的。因为善导于唐贞观十九年到了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长安，教人念佛，专修净土，广泛弘扬净土教义，一时轰动长安。“长安念佛的人，多的无数。”正是由于他的功绩，使净土宗形成了一个空前昌盛的局面。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宗教词典》的编纂者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把善导尊为“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而这种说法同中国净土教史的实际是有出入的。实际上，盛倡于善导大师时期的念佛法门，并非始于善导，而是开始于远在他出生之前二百多年就已弘布净土的北魏的昙鸾大师。昙鸾大师自遇到印度僧人菩提流支，受《观无量寿经》，便专修净土。他著有《无量寿经优婆塞舍愿生偈注》，即《往生论注》，开了称名念佛的风气。并且，也从他开始，有了修行的两种道之说。即一是所谓难行道，一是所谓易行道。他认为：“五浊之恶世之中，又当佛前佛后，想求阿鞞跋致，有五难。”这五难就是：一、外道搅乱菩萨法；二、二乘人但求自利，不肯度众生；三、恶人多；四、颠倒善道，破彼梵行；五、惟持自己，不得佛来接引。总之，他认为，用禅参等方法修行，自凭自力，不易成功。所谓易行道，就是他弘传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心念

阿弥陀佛，仗佛的愿力，入大乘正定聚，得往生净土。这仗是他力，所以容易达到目的。可以看出，称名念佛在昙鸾时期已经是明白无误的了。由中国佛教协会编辑出版的《中国佛教》第一辑，对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该书说：“弥陀净土法门从北魏昙鸾的净土教说流出，所以后世的净土宗常推昙鸾为创始者。”

继承昙鸾，使净土宗得以继续和发展的，对以后颇有些影响的净土僧人就该是道绰了。有记载说他“会同三藏妙理，专务布化净业”。他说：“欢乐赞仰阿弥陀佛，至心皈依，甚至一念，都得大利。”他传布净土教义，名声很大，远近与闻。有这样的记载：仰慕他而到他住持的地方念佛的信徒，“满山满谷”。可见，净土宗在公元六世纪中叶，仍然保持着发展与兴旺的势头。

以称名念佛为主要修持方法的净土宗，经过昙鸾、道绰这两位大师的倡导，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公元六四五年前后，又经道绰的弟子善导的鼎力开拓和传布，就得到了更快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善导著成了《观经疏》，在教理上为净土宗建立根据，终于使净土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教派正式形成了。

中国佛教净土宗由东晋时代的慧远开始倡导，到唐代贞观年间善导引向盛倡，历经三百余年。在那漫长的岁月之中，净土宗有了自己的完整的教义、教理，而且广泛地普及到了民间。就其影响之深远和广大，比之于佛教的别的宗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诚然，净土宗在后来的年代里有过盛衰的经历，这种在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起伏，并不能成为它是否形成一宗的标志。净土宗确实也没有那种严格的师承关系，它是依靠自己的教理、教义使宗派传承、发展的，但这不能说明净土宗就不是或没有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恰恰相反，净土宗的这种在发展自身过程中，已经把它教理、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融合起来了。这正是它能够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的重大原因。